

## 萬曆朝尚寶司制度研究

楊鎮魁\*

### 中文摘要

明代尚寶司，乃負責管理皇帝的寶璽與百官的符牌。凡國家重要場合，都需要尚寶司從旁協助。雖然尚寶司的重要性不及殿閣大學士，但是在管理印信的機構協助下，無論禮儀上的執行或是行政上的處理也會方便許多。況且，尚寶司也是明代任蔭制下大臣子弟的培訓場所之一。為了瞭解尚寶司在明代朝廷的重要性，對於明代尚寶司的職權與運作應作深入的探討。

以萬曆朝尚寶司的職權及運作為例，我們可發現尚寶司除了管理及使用印信外，也透過印信的管理也展現其監督官吏的權力，而不僅僅是皇帝身邊負責執行禮儀的官員。從尚寶司卿的出身與陞遷來看，萬曆朝中期以後，其所產生的積弊不單是汰換官員次數減少，而且在選才與任用上也產生積弊，不按照品秩或規定上來升遷或選才，使得監督朝廷的官員對此產生不滿。因此，透過萬曆朝尚寶司職權與升遷的運作發展，可間接了解朝廷處理事務的態度以及朝廷在行政處理上的辦事效率。本研究的貢獻在於能夠透過筆者所蒐集的史料，能夠讓讀者瞭解萬曆朝尚寶司執行職務的情形與尚寶司卿的出入以及任期。

**關鍵詞：**萬曆朝、尚寶司、劉日升

---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 一、前言
- 二、萬曆朝之前尚寶司制度的演變
- 三、萬曆朝尚寶司職權的探討
- 四、尚寶司卿出身及升遷的探討與分析
- 五、結論

---

## 一、前言

關於明朝尚寶司制度的研究，首見於方弘仁先生所撰的〈明代之尚寶司與尚寶監〉，<sup>1</sup>探討明朝中央尚寶司的設置與編制以及其職掌，自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因此中央與南京各有尚寶司的設置，但是南京尚寶司不是其討論的對象；接著討論尚寶監與司寶女官的設立與職掌，以及討論宦官對尚寶司的控制。

從方弘仁先生的專文來看，其對於尚寶司的研究有幾點貢獻，一是針對明朝尚寶司的沿革，從明太祖到明世宗做了一系列的回顧，讓讀者能夠掌握明朝尚寶司的編制；二是透過尚寶司職掌的介紹，瞭解尚寶司所管理的公用器物，以及所執行的工作流程；三是對於宦官所轄的尚寶監，透過個案的分析提出宦官侵越尚寶司的權力等等。

而方弘仁先生在其文中，有幾點需要改進，一是方先生以明朝尚寶司與尚寶監作為整體的架構，未能單就一朝的尚寶司來透視之，並討論尚寶司在工作上所發生的問題；二是方先生討論尚寶司官員的出身，未能有詳盡的討論與分析。

因此，本文為了能夠對明朝中央尚寶司制度有更深入的分析，將以萬曆朝尚寶司為主題，分別探討萬曆朝尚寶司的職權及運作，以及透過尚寶司卿的出身與陞遷來分析萬曆朝尚寶司的特質，並提出筆者對於萬曆朝尚寶司的一些看法。

---

<sup>1</sup> 方弘仁，〈明代的尚寶司與尚寶監〉，《明史研究專刊 第三期》（臺北：大立出版社，1983年）。

## 二、萬曆朝之前尚寶司制度的演變

何謂「尚寶司」？據《大明會典》記載「(尚寶司)職專寶璽符牌等事」。<sup>2</sup>王圻於《續文獻通考》敘述「(尚寶司)卿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sup>3</sup>雷禮於《國朝列卿紀》敘述「夫尚寶司者……職專寶璽符牌等事……列署右掖之內地至禁密也」。<sup>4</sup>由上可知，尚寶司管理皇帝的寶璽以及管理文武百官的符牌印章。

接下來就必須先瞭解萬曆朝尚寶司的沿革，尚寶司的前身為「符璽郎」，由劉紹先所擔任，品秩為正七品。<sup>5</sup>明太祖又於吳元年（1367）改制，「置尚寶司卿一人秩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丞一人正六品」。<sup>6</sup>洪武以後，尚寶司自「國初類以侍從儒臣勳衛領之或兼秩焉，如耿瑄以散騎舍人任，黃觀以侍中兼卿，楊榮以庶子兼任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不得調，勳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sup>7</sup>到了「洪熙元年，以蹇義子蹇荃為尚寶司丞，大臣蔭子為丞自（蹇）荃始」<sup>8</sup>，一直至萬曆朝為止，「(尚寶司)丞以大臣子弟蔭補無定員」；<sup>9</sup>比較特別的是，尚寶司丞原不管事，由於「宣德五年以夏原吉子（夏）瑄為尚寶丞，食俸不管事；正統元年，（夏）瑄陳乞管事」，<sup>10</sup>尚寶司丞參與尚寶司事務自夏瑄開始。

<sup>2</sup>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年），卷 122，〈尚寶司〉，新編頁碼 626。

<sup>3</sup> 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 18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曹時聘等刻本影印，1995年），新編頁碼 525。

<sup>4</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 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 164，〈尚寶司敘〉，新編頁碼 883。

<sup>5</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 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 164，〈尚寶司敘〉，新編頁碼 883。但明太祖實錄僅載「命符璽郎劉紹先候之于廣信」，卻未載符璽郎品秩。見《明太祖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卷 11，壬寅年十二月，新編頁碼 144。

<sup>6</sup>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卷 28 上，丁未年十二月，新編頁碼 424。

<sup>7</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 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 164，〈尚寶司敘〉，新編頁碼 886。

<sup>8</sup> 王樵，《方麓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集部別集類 347（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2年），卷 7，〈符司臺記〉，頁 25b。

<sup>9</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 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 164，〈尚寶司敘〉，新編頁碼 883。

<sup>10</sup> 王樵，《方麓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集部別集類 347（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2

### 三、萬曆朝尚寶司職權的探討

尚寶司所管理的是寶璽符牌等事，所處理的事務可分成「用寶」以及「領牌」兩類。「用寶」的時機在於下列情況：

1. 誥敕等項寫完。
2. 各衙門勘合用盡。
3. 吏部選過文職。
4. 兵部每次選過武職。
5. 用御寶。
6. 遇慶賀大禮。
7. 每歲駕詣郊壇，行大祀禮。
8. 每年終，本司奏行欽天監擇日洗寶。
9. 東宮用寶。

凡遇上述情況，均須透過尚寶司處理或尚寶司協同其他衙門處理。<sup>11</sup>

而「領牌」的時機在於下列情況（詳見表一）：

表一 各衙門向尚寶司領牌一覽表

1	祀享郊、廟、社稷及看牲、耕藉，公、侯、伯勳衛及錦衣衛並金吾等二十衛官扈駕巡綽。
2	每日，五（軍都督）府都督一員…夜巡內皇城，點開鋪軍。
3	每三日，金吾等二十衛各輪官四員，計每班四十員隨朝巡綽，畢，仍赴司點開。
4	侯、伯、駙馬一員…每日上直。
5	侯伯一員…每夜上宿。

年），卷7，〈符司臺記〉，頁25b-26a。

<sup>11</sup>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年），卷122，〈尚寶司〉，新編頁碼627-628。

6	中軍都督府都督一員…都指揮一員…侯、伯、駙馬一員…錦衣衛當駕官指揮、千戶二員、百戶十員，三日輪班上直。
7	金吾等二十衛守衛官夜巡。
8	留守五衛巡城官並金吾等二十衛守衛官…點聞。
9	皇城九門守衛軍與圍子手（守衛）。
10	五城兵馬指揮司夜巡。
11	祀享郊、廟、社稷及神祇等祭，陪祀供事官及執事人等入壇。
12	錦衣衛校衛上直。
13	光祿寺吏、典，廚役，遇大祀，詠班者。
14	東駕侍衛官員將軍，詠侍衛日。
15	文武朝參官，錦衣衛當駕官…領官字號牙牌。
16	巡狩行幸，各衙門…關領行在各衙門印信。
17	駕詣陵寢，或巡狩行幸，扈從文武官…領小牙牌。
18	親王之國，及鎮守巡撫等官，奏請符驗。
19	皇后行親蠶禮。

資料來源：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年），卷 122，〈尚寶司〉，新編頁碼 629 - 631。

凡遇上述情況，均須透過尚寶司處理或尚寶司協同其他衙門處理。<sup>12</sup>

尚寶司若遇下列情況，則需向其他衙門協同支援（詳見表二）：<sup>13</sup>

表二 尚寶司內務與配給一覽表

1	金牌由工部造辦。若金牌損折缺少由尚寶司會同戶部堂上官、給事中及印綬監官監造。
2	令牌有損壞由印綬監改造。

<sup>12</sup>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年），卷 122，〈尚寶司〉，新編頁碼 629-631。

<sup>13</sup>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年），卷 122，〈尚寶司〉，新編頁碼 631-632。

3	牙牌若有損壞缺少則由司禮監造。
4	紙笞則向司禮監及刑部關領。
5	木炭則向順天府關用。
6	煎熬寶色等件由工部每季撥班匠十名供用。
7	尚寶司每日的酒飯由光祿寺支給，其俸糧於通政使司帶支後改由祿米倉關支。
8	尚寶司內的背寶官、傳令官，由尚寶監太監、總兵官、兵部、兵科和尚寶司各一員共同揀選。

資料來源：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 年），卷 122，〈尚寶司〉，新編頁碼 631 - 632。

針對尚寶司所管轄的事務，並舉出一些史例分析及討論。就「領牌」事務而言，尚寶司除了發令牌給守衛官的權力外，也擔負著「每日查點守衛官，上自勳臣，皆赴司押字；凡直宿侍衛有違悞者，本司得糾奏」<sup>14</sup>，也就是說尚寶司不僅擁有發牌的權力，也擔負起監督武官的職責。大明會典載「凡領牌上直，若將年幼、有疾官員開報，及怠忽誤事者，本（尚寶）司參奏；守衛官員，十年一次，本（尚寶）司具奏，會同兵部、兵科官揀選；每年終，各衛備造青冊，送（尚寶）司查照」<sup>15</sup>。尚寶司卿劉日升於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疏，言及「先該萬曆十四年，本司題凡守衛官軍點閱不到者，遵照舊制不時查參；續該本司具題各守衛官，每季三次以上不到者，疏名上請處治。其管理直宿，侯伯、都督、錦衣衛等官及五城兵馬司官，如有仍前怠玩者，亦遵照舊規指名參奏」<sup>16</sup>。由此可證明尚寶司有發牌與監督武官的權限。

就「公用器物損壞或遺失」而言，尚寶司卿劉日升上疏牙牌的使用狀況如下

<sup>14</sup> 王樵，《方麓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集部別集類 347（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2 年），卷 7，〈符司臺記〉，頁 25b。

<sup>15</sup>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 年），卷 122，〈尚寶司〉，新編頁碼 631。

<sup>16</sup> 劉日升撰，鄒元標選，《慎修堂集》（微縮資料，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原刊本），卷 15，〈查參守衛各官翫愒以重禁地疏〉，頁 1a-1b。

(詳見表三):<sup>17</sup>

表三 劉日升〈查復舊制祛積弛以明職守疏〉內公用器物一覽表

公用器物	原有(面)	損壞(面)	遺失(面)
文字號牙牌	2345	36	64
武字號牙牌	3701	23	135
勳字號牙牌	94	14	2
親字號牙牌	8	0	0
官字號牙牌	1408	0	129
樂字號牙牌	73	0	0

資料來源：劉日升撰，鄒元標選，《慎修堂集》(微縮資料，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原刊本)，卷 15，〈查復舊制祛積弛以明職守疏〉，頁 4a - 5b。

並言及「將查完實在(原有)牌面，各照字號備細開，造青冊一樣三本，一留本司，一送該部與該科各備照。其應革(損壞須報廢)者，即送司禮監截角收貯。其駁查未到(遺失)者，仍照原牌字號及原領人員，造冊一本，催行各該衙門面答。至日即將各原由註冊內有追到牙牌，另貯一處。候事完，通革(報廢)不用」。<sup>18</sup>由此可知，尚寶司對於公用器物的管理，也需要向皇帝回報狀況，並提出具體可行的辦法解決之。

關於整理尚寶司所處理的事務，茲舉出比較特別的兩項例子說明之。一是就「接本」事務而言，尚寶司卿王樵於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上疏，言及「竊惟本司一應章奏與各衙門事體相同，既欽奉聖旨，委應臣等親自接捧送科，止緣本司舊有背寶傳令官代接，沿襲年久」。<sup>19</sup>可知當時尚寶司在王樵之前不須親自遞送公

<sup>17</sup> 劉日升撰，鄒元標選，《慎修堂集》(微縮資料，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原刊本)，卷 15，〈查復舊制祛積弛以明職守疏〉，頁 4a-5b。

<sup>18</sup> 劉日升撰，鄒元標選，《慎修堂集》(微縮資料，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原刊本)，卷 15，〈查復舊制祛積弛以明職守疏〉，頁 4a-5b。

<sup>19</sup> 王樵，《方麓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集部別集類 346(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72 年)，卷 1，〈認罪回話疏〉，頁 2-3。

文，則是透過背寶官以及傳令官代為處理，結果王樵因為不親自接本被罰俸半年，以示懲戒。二是「用寶未註日期」方面而言，尚寶司少卿楊一中上疏言及「（楊述中）以司丞用寶，中書官捧敕者失記其人，而書辦則傳登科也，適用寶時以空月日之敕展開用寶…傳登科執云空月日者為領，敕人不到故空以俟之，職（楊述中）微哂之，曰『有朝廷之寶而預用以俟人者乎？』」。<sup>20</sup>後來楊述中與當時的尚寶司卿熊尚文討論時，言及「在先之事未已而果有空月日之敕書來用寶者，尚文觸職所語之言，遂爾不平，當有空月空日一疏」，<sup>21</sup>楊述中在其疏故言「臣按空日空月之敕書，今雖未見其弊，而弊之所從生也。設有奸人忽然用之，悔可追乎？楊述中可謂防其漸矣！」，<sup>22</sup>從尚寶司少卿楊述中的處理，可見其用心良苦，期以收防微杜漸之效。

#### 四、尚寶司卿出身及升遷的探討與分析

萬曆朝尚寶司卿的出身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科舉出身，另一種則是以任蔭出身；不過由於史料上的缺乏，部分人士已多不可考。以下所列表格主要透過《明神宗實錄》<sup>23</sup>、《明熹宗實錄》<sup>24</sup>、《國朝列卿紀》<sup>25</sup>、《皇明進士登科考》<sup>26</sup>、

<sup>20</sup> 董其昌輯，《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印，1995年），禮部卷2，〈尚寶司少卿楊述中一本用寶空日空月敬奉明旨揆之法體實非所宜謹平心具陳始末仰候聖裁事職待罪〉，新編頁碼519。

<sup>21</sup> 董其昌輯，《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印，1995年），禮部卷2，〈尚寶司少卿楊述中一本用寶空日空月敬奉明旨揆之法體實非所宜謹平心具陳始末仰候聖裁事職待罪〉，新編頁碼519-520。

<sup>22</sup> 董其昌輯，《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印，1995年），禮部卷2，〈尚寶司少卿楊述中一本用寶空日空月敬奉明旨揆之法體實非所宜謹平心具陳始末仰候聖裁事職待罪〉，新編頁碼521。

<sup>23</sup>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sup>24</sup>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sup>25</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sup>26</sup> 俞憲，《皇明進士登科考》（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

《明清歷科進士題名錄》<sup>27</sup>以及尚寶司卿的行狀奏疏等史料來分析尚寶司卿出身與升遷的特質。

從萬曆朝歷任尚寶司卿出身一覽表以及任期與出入一覽表中可知：

表四 萬曆朝歷任尚寶司卿出身一覽表

姓名	出身	本籍	備註
汪文輝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南直隸婺源	
陸樹德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南直隸華亭	原名「林樹德」 <sup>28</sup>
王樵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南直隸金壇	
張孟男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河南中牟	
徐琨	官生	南直隸華亭	任蔭 <sup>29</sup>
雒遵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陝西涇陽	
張彥	隆慶五年進士	湖廣承天衛	
沈玄華	嘉靖四十一年進士	浙江秀水	
王用汲	隆慶二年進士	福建晉江	
王鑑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南直隸無錫	
施策	隆慶五年進士	南直隸無錫	
李楨	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陝西慶陽衛	
徐瑛	官生	南直隸華亭	任蔭 <sup>30</sup>
葛昕	官生	山東德平	任蔭 <sup>31</sup>
趙崇善	萬曆五年進士	浙江蘭谿	

<sup>27</sup>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歷科進士題名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九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sup>28</sup>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歷科進士題名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九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頁2549。

<sup>29</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164，〈尚寶司卿年表〉，新編頁碼898。

<sup>30</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164，〈尚寶司卿年表〉，新編頁碼899。

<sup>31</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164，〈尚寶司卿年表〉，新編頁碼899。

顏素	萬曆二年進士	南直隸懷寧	
何倬	萬曆二年進士	河南杞縣	
劉日升	萬曆八年進士	江西廬陵	
吳華	萬曆十一年進士	福建漳浦	
趙標	萬曆十四年進士	山西解州	
李茂材	官生	不詳	任蔭 <sup>32</sup>
羅朝國	萬曆十一年進士	江西新建	
趙鵬程	隆慶五年進士	順天府大興（北直隸通州）	
張久徵	不詳	不詳	
許維新	萬曆十七年進士	山東堂邑	
熊尙文	萬曆二十三年進士	江西豐城	
歸子顧	萬曆二十六年進士	南直隸嘉定	原名「顧啓元」 <sup>33</sup>

資料來源：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歷科進士題名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九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164，〈尚寶司卿年表〉。

表五 萬曆朝歷任尚寶司卿出入一覽表

姓名	原職/品秩	遷職/品秩	卸任後： 升遷/貶謫
汪文輝	寧夏河西道按察僉事 （正五品）	告疾 <sup>34</sup>	無
陸樹德	禮科都給事中（正七 品）	應天府丞（正四品）	晉升
王樵	尚寶司少卿（從五品）	南京鴻臚寺卿（正四	晉升

<sup>32</sup>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卷151，萬曆十二年七月，新編頁碼2801。

<sup>33</sup> 韓浚，《嘉定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421號（臺北：成文，據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本影印，1983年），卷10，頁26。

<sup>34</sup> 焦竑編，《國朝獻徵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26（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77，〈尚寶司卿汪公文輝行狀〉，新編頁碼730。

		品)	
張孟男	尙寶司丞(正六品)	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徐琨	尙寶司少卿(從五品)	不詳	不詳
雒遵	尙寶司丞(正六品)	太常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張彥	尙寶司少卿(從五品)	太僕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沈玄華	尙寶司丞(正六品)	太僕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王用汲	廣東僉事(正五品)	大理寺右少卿(正四品)	晉升
王鑑	吏部稽勳司郎中(正五品)	南京鴻臚寺卿(正四品)	晉升
施策	尙寶司少卿(從五品)	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李楨	尙寶司少卿(從五品)	順天府府丞(正四品)	晉升
徐瑛	尙寶司少卿(從五品)	不詳	不詳
葛昕	工部屯田司郎中(正五品)	不詳	不詳
趙崇善	尙寶司少卿(從五品)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正四品)	晉升
顏素	南京尙寶司卿(正五品)	乞歸,後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正五品)	無
何倬	光祿寺少卿(正五品)	太僕寺添註少卿(正四品)	晉升
劉日升	尙寶司丞(正六品)	太僕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吳華	尙寶司丞(正六品)	太僕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趙標	尙寶司少卿(從五品)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正四品)	晉升
李茂材	尙寶司丞(正六品)	太常寺少卿仍管尙寶司事(正四品)	晉升
羅朝國	禮部郎中(正五品)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晉升

		史提督操江(正四品)	
趙鵬程	尙寶司丞(正六品)	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尋致仕	晉升
張久徵	尙寶司丞(正六品)	加陞爲太常寺少卿(正四品),辦事如故	晉升
許維新	山西副使(正四品)	許維新降一級調南京	貶謫
熊尙文	浙江右參議兼僉事(正五品)	太常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歸子顧	工科給事中	太僕寺少卿(正四品)	晉升

資料來源：《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明熹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表六 萬曆朝歷任尙寶司卿任期一覽表

姓名	起任期	卸任期	任期
汪文輝	隆慶六年七月十六日 (1572/8/23)	不詳	不詳
陸樹德	隆慶六年九月九日 (1572/10/15)	萬曆三年十月十二日 (1575/10/13)	36個月
王樵	萬曆三年十月十四日 (1575/11/15)	萬曆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1576/05/23)	7個月
張孟男	萬曆三年十月十六日 (1575/11/17)	萬曆六年正月九日 (1578/02/15)	28個月
徐琨	萬曆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1575/11/27)	不詳	不詳
雒遵	萬曆六年正月十四日 (1578/02/20)	萬曆九年十月九日 (1581/11/09)	44個月
張彥	萬曆九年十月十九日 (1581/11/15)	萬曆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日	20個月

		(1583/08/14)	
沈玄華	萬曆十年十一月八日 (1582/12/02)	萬曆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1583/10/05)	10 個月
王用汲	萬曆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1583/10/14)	萬曆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1584/10/29)	12 個月
王鑑	萬曆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1584/10/31)	萬曆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1586/09/12)	23 個月
施策	萬曆十四年八月一日 (1586/09/13)	萬曆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1587/05/01)	8 個月
李楨	萬曆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1587/05/03)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1590/01/16)	33 個月
徐瑛	萬曆十六年 (1589)	不詳	不詳
葛昕	萬曆十七年 (1590)	不詳	不詳
趙崇善	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日 (1592/12/05)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 (1594/12/17)	24 個月
顏素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1595/03/07)，任員缺，推，題補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1597/08/25)，以病乞歸，許之	29 個月
何倬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597/09/06)	不詳	不詳
劉日升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二日 (1599/05/25)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九日 (1604/10/01)	65 個月
吳華	萬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 (1602/09/05)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一日 (1605/09/13)	36 個月
趙標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1604/10/07)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1604/12/07)	2 個月
李茂材	無	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1604/12/29)	不詳
羅朝國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日	不詳

	十六日 (1606/01/24) 又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610/01/16)復除羅朝國爲尙寶司卿	(1612/10/14)	
趙鵬程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十三日 (1607/08/05)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1613/09/05)	73 個月
張久徵	不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七日 (1612/09/11)	不詳
許維新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七日 (1614/02/15)	萬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1615/07/15)	17 個月
熊尙文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八日 (1615/08/02)	泰昌元年 (萬曆四十八年) 八月三日 (1620/08/30)	60 個月
歸子願	萬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1618/01/14) 天啓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1621/02/18)，又復除尙寶司卿歸子願願職 <sup>35</sup>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1622/05/31)	不詳
平均任期 (未含 9 個任期不詳者，計 18 人)			28 個月

資料來源：《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明熹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 7 (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從出身上來看，就出身方式而言，總計尙寶司卿一共有二十七人。其中以科舉出身的人數有二十二，皆是進士出身，佔整體的 81%。而以任蔭出身的人數有四人，佔整體的 14%。一人出身不詳，則佔整體的 0.03%。就出身地點或者是

<sup>35</sup> 願，疑「原」之誤字。

本籍而言，其中本籍在北方有八人，佔整體的 29%。而本籍在南方者有十七人，佔整體的 62%。二人本籍不詳，佔整體的 7%。由此可知，這些官員與當地的文風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又以出身南直隸居多，南直隸相當於今日的江蘇與安徽地區，也是文風鼎盛的地區；而且大部分是進士出身，可見這些地區對於科舉考試相當重視。

從升遷上來看，總計尚寶司卿一共有二十七人，尚寶司卿有十七人由尚寶司任內升遷，佔整體的 62%；從南京尚寶司卿升遷者有一人，從尚寶司少卿升遷者有八人，從尚寶司丞升遷者有八人。非尚寶司任內升遷者則有十人，佔整體的 37%。這二十七位尚寶司卿卸任後，尚寶司卿的出入可分為幾項，有升遷、貶謫、告疾與不詳；有二十二人晉升職位，一人告疾引歸，一人被降職，有三人則不詳。以升遷職位來看，一是尚寶司卿一職是屬於京官，品秩是正五品，如遇缺須題補時，則由吏部推舉二人簡用以作為正官與陪官，但是自萬曆三年後，漸不採用正陪官。<sup>36</sup>二是尚寶司卿是屬於中繼的職務，但是有幾項值得注意，一是擔任尚寶司卿前的職務可分為中央官和地方官，可看出中央官與地方官轉為京官均視官缺而題補；二是卸任尚寶司卿後的職務，由於品秩提升，也是均視官缺而題補；三是有 62% 的人由尚寶司任內升遷為尚寶司卿，說明擔任尚寶司卿的資格與其職務有密切的關係；四是由尚寶司卿一職卸任後，其後所擔任的職務與尚寶司所處理的事務不同，但是也有兼管尚寶司事的特例，如：李茂材。

從任期上來看，若去除九個任期不詳者，這十八人的平均任期為 28 個月，任期末滿 28 個月有九人，任期 28 個月以上也是有九人，各佔一半；由於萬曆皇帝從萬曆十五年以後漸不上朝，在萬曆十五年以前，任期末滿 28 個月有六人，任期 28 個月以上有三人；萬曆十五年以後，任期末滿 28 個月有三人，任期 28 個月以上有六人。以官員的汰換時間長短來看，在萬曆十五年之前官員被汰換次數比較頻繁，到萬曆十五年之後汰換次數減少而任期變長。

<sup>36</sup> 李默、黃養蒙等刪定，《吏部職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 25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1995 年），新編頁碼 71。

對於任蔭出身的尙寶司卿，如徐琨與徐瑛乃徐階之子，<sup>37</sup>葛昕爲葛守禮之孫等，都曾任尙寶司丞。<sup>38</sup>我們就以任蔭出身爲尙寶司丞的例子來討論，曾在萬曆中期發生比較特殊的情形，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春芳曾於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上疏，針對任蔭出身的制度所產生的流弊，言及「科貢監吏而外又有任子一途，係三品以上大臣恩蔭所及，即古者賞延於世之典也。顧一品之蔭，惟尙寶司丞與中書舍人……選時查蔭品級而授，應陞論俸久近。而推載之令甲遵行已久，未有置之外任。」<sup>39</sup>突顯任蔭制至萬曆中期出現濫權的情形。如首輔趙志臯之子趙鳳威不依照任蔭制的安排如出任尙寶司丞或中書舍人，而是外任爲鹽運官。蔣春芳依此與體制不合，懇求「勅下吏部作速查議，如其資俸相當，量改兩京相應之職，或於事例不和，另行計妥擬議。」<sup>40</sup>以不違體制運作。

由上可知，萬曆朝自萬曆十五年以後，不僅汰換次數變少，行政處理上也出現瑕疵。無論是從任期或是從選才上來看，萬曆朝的確在行政上的處理不如萬曆十五年以前來得有效率，也突顯萬曆皇帝不上朝使得行政上產生不少積弊，是萬曆朝在吏治方面轉衰的一個轉捩點。

## 五、結論

從萬曆朝尙寶司的職權及運作，我們可發現尙寶司不單是管理及使用印信，透過印信的管理也展現其監督官吏的權力，而不僅僅是皇帝身邊負責執行禮儀的官員。從尙寶司卿的出身與陞遷來看，萬曆朝中期以後，其所產生的積弊不單是汰換官員次數減少，而且在選才與任用上也產生積弊，不按照品秩或規定上來升

<sup>37</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164，〈尙寶司少卿年表〉，新編頁碼907。

<sup>38</sup>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164，〈尙寶司卿年表〉，新編頁碼899。

<sup>39</sup> 吳亮輯，《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印，1995年），卷24 飭吏，〈輔臣柄國任子不宜外補疏〉，新編頁碼108。

<sup>40</sup> 吳亮輯，《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印，1995年），卷24 飭吏，〈輔臣柄國任子不宜外補疏〉，新編頁碼110。

遷或選才，使得監督朝廷的官員對此產生不滿。因此，透過萬曆朝尚寶司職權與升遷的運作發展，可間接了解朝廷處理事務的態度以及朝廷在行政處理上的辦事效率。

雖然，透過萬曆朝尚寶司職權與升遷的運作發展，可間接了解朝廷處理事務的態度以及朝廷在行政處理上的辦事效率。而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於史料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必須擴大範圍探討制度上的結構問題，因此加深了處理上的困難度。就考證上言之，必須透過其他史料佐證所採用資料的可靠性。再者，對於結構問題的討論不夠深入的原因是，對於時代背景的分析還不夠充分，雖然尚寶司卿任期不固定，但是就平均任期來評斷一個朝廷的行政效率，似乎仍顯不足。但是，從整篇報告觀之，本研究的貢獻在於能夠透過筆者所蒐集的史料，能夠讓讀者一窺萬曆朝尚寶司執行職務的一面。

## 參考書目

### 史料

-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7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內府刻本印，1995年。
- 李默、黃養蒙等刪定，《吏部職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 25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1995年）
- 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書類 18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曹時聘等刻本影印，1995年。
- 王樵，《方麓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集部別集類 347，臺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72年。
-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歷科進士題名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九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 吳亮輯，《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 4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印，1995年。
- 俞憲，《皇明進士登科考》，臺北：學生書局，1969年。
- 董其昌輯，《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 4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印，1995年。
- 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 7，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劉日升撰，鄒元標選，《慎修堂集》，微縮資料，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原刊本。
- 韓浚，《嘉定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 421 號（臺北：成文，據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本影印，1983年）

**專書與論文**

方弘仁，〈明代的尚寶司與尚寶監〉，《明史研究專刊》第三期，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年。

